

## 藏品的表情，我們用雙腳勾勒

文・圖——劉怡臻 日本明治大學博士生

點選臺文館網頁藏品圖像，詩人的戰前日記、雅人深致簽名簿等各種線上藏品圖像，每次瀏覽都是一場跨越時空的旅行。追著文人們的字跡，揣測日文語意。



東京都內凹土地型散步旅行——參觀東洋文庫時，講師進行解說。



神戸文學館櫃檯一角。

### 跟著學藝員探訪「池袋蒙帕納斯」

去年春天，我參加了東京都板橋區立美術館的「東京と沖縄 池袋モンパルナスとニシムイ美術村」展，介紹 1930 年代聚集在「池袋蒙帕納斯」（池袋モンパルナス）藝術家的作品，以及在此活動的沖繩畫家回到美軍統治下的沖繩後，在首里城附近創建「西森美術村」（ニシムイ美術村）的創作。這次展覽特別有意思的是，除了邀請專家學者演講以外，館方也企劃了散步小旅行，請學藝員帶路，探訪池袋、落合一帶藝術家工作室。

這檔展覽是接續 2017 年沖繩縣立美術館開館十周年紀念展展開，當時的主題是「徬徨的海——行旅的畫家・南風原朝光與臺灣、沖繩」和「邂逅的海——交會的寫實主義」特別展，展出臺灣畫家陳澄波，以及當年臺灣美術展覽會展（簡稱「臺展」）審查員藤島武二的作品。

南風原朝光出生於沖繩，留學東京日本美術學校，他所留下的作品如《蝴蝶標本》、《淡水風景》

也曾參加臺展，他和沖繩詩人山之口獏，在 30 年代時經常流連於池袋附近的沖繩居酒屋，至今仍流傳著他們在故鄉之味泡盛的陪伴下，喝醉了就跳起琉球舞蹈的軼事。

畫家稱這一帶為「蒙帕納斯」，是因為和法國蒙帕納斯相同，此地開發較緩慢，房租較便宜，因而有許多經濟不寬裕的學生和外地人群聚於此。我們手裡拿著池袋的地圖，跟著學藝員的步伐，邊走邊聽導覽，才知道這裡地勢較低而有好幾處池塘，因此被稱為「池袋」。低窪地勢凝聚的濕氣，特別有利於油畫家揮灑畫筆，或許也是另一個畫家們定居於此的理由。

穿梭於小路間，走訪散落在住宅區裡的畫家工作室，彷彿回到 30 年代的東京。當時從各地來到東京的藝術家們，在這個帝都邊緣與帝國邊陲的文人畫家交會，例如從北海道來的小熊秀雄與沖繩來的山之口獏，同一個時期從臺灣來的留學生，是否就是在這樣的自由氛圍下，共同組成臺灣藝術研



各種展冊和文學館指南書。

究會，辦起《福爾摩沙》雜誌？臺灣藝術研究會的成員吳坤煌和王白淵，也和小熊秀雄一同參與了1934年成立的文學雜誌《詩精神》，這是一本關懷社會現實的雜誌，參與的詩人包括中野重治、北川冬彦，以及後來在臺灣報章雜誌上活躍的雷石榆等人。小熊當時就住在「池袋蒙帕納斯」一帶。我走在二十一世紀的街道上，不禁想像這些文人坐在轉角的咖啡店裡，聊文學、談藝術的熱烈風景。

### 透過筆跡與足跡連線東京

我的研究和日治時期留學東京的臺灣作家，以及近代日本文學有關，加上現在旅居東京，走在東

京街頭時，總是忍不住想像當時的作家們，在這帝都的街道上的足跡，以及循著足跡在稿紙上勾勒這座城的筆跡。我想起以談論風車詩社的電影《日曜日式散步者》。《風車》與《福爾摩沙》的成員都曾在1930年代的東京活動，如果能追1920、30年代臺灣文青在帝都散步的足跡，或許我們能夠更貼近日治時期的臺灣文人。

首先浮現的是銀座。劉訥鷗在日治時期就讀澀谷青山學院，後將日本新感覺派的火種帶到上海租界，他日記裡寫到「銀ブラ」（GINZBURA一詞，意指銀座閒晃）。銀座是龍瑛宗與張文環解開心結的地方，也是翁鬧作品〈殘雪〉中寫下「許北山和

林走入霓虹燈一閃一閃」的繁華市街。翁鬧更曾寫下「把這些在銀座閒晃的眾愚腦袋集合起來，也不及我一個」豪言壯語。在八、九十年後的現在，同樣喜愛在銀座閒晃的臺灣觀光客，在和光百貨的風雅建築前自拍或與親朋好友合影時，是否知道這裡也曾是日治時期文青們與好友聚會、打發時間的去處？

對於求學過程中以學習中國史地為主的我來說，一直到寫碩士論文查閱資料時，才意識到日治時期臺灣文學還有許多待探查的謎。因研究所需，打開臺文館典藏網頁，點選吳瀛濤戰前日記、詩人簽名簿等各種線上藏品圖像，每次瀏覽都是一場跨越時空的旅行。追著文人們的字跡，揣測日文語意，試著連結當時日本和臺灣的社會情況，每一頁都是一場探險。

### 過去的藏品與今日的常民之間

然而，撇除研究者，或對臺灣文學、歷史有興趣的人，臺文館保存的這些藏品，對一般的臺灣民眾來說的意義是什麼？民眾為何需要認識這些藏品？這些藏品與現今的臺灣，又有什麼樣的連結？

臺文館積極推動的藏品行銷計畫，以及由此計畫發展出來的文學品牌「拾藏：臺灣文學物語」，正是這些問題的可能答案。以藏品策展、呈現的企劃，勢必設想參觀者不具有太深入的背景知識——如何讓平時對文學世界沒有特別關注的人們興起看展的念頭？

日本的文學展館或許可以提供一點線索。日本近代文學館策劃過「花的詩歌」展、「愛的書信」展等，舉一個十分有意思的展：「巴黎憧憬展」為例，這個展覽彙整從江戶末期以來，曾訪問巴黎的幕府使節、詩人高村光太郎、小說家橫光利一、藝術家岡本太郎等人的作品中的巴黎體驗，藉由他們對巴黎獨特的觀察或體會，試圖激發、連結觀眾自身的巴黎經驗與記憶，引起民眾的共鳴。

回到臺灣的在地脈絡，或許可以有「鳳凰樹綻放的城——日治時期日本人深愛的臺南」展。展覽可以從新垣宏一刊登於《臺灣時報》（1940年5月）上的〈初夏隨想 開花的鳳凰木〉開始，接著是隔年5月拜訪臺南的詩人春山行夫，住在臺灣的詩人西川滿，以及民俗學者國分直一的臺南觀察，輔以立石鐵臣繪製的「臺南東大門」（《文藝臺灣》1941年），或赤崁樓、關廟編笠中的少女。或許還可以搭配一場日治臺南散步，我們可以帶大家追尋愛好旅行的日本文學家佐藤春夫的腳步，日治時期臺灣風車詩社詩人們聚首論詩的所在，當然文學以外，還能看看知名日本攝影家木村伊兵衛在臺南學攝影的寫真館舊址，或出現在吳新榮日記裡的有鱈魚米粉和滷肉米糕的西市場，最後去他吃愛玉冰的西門。

看展覽的介紹，作家的手稿與留下的物品，然後實際走訪文人作家走過活過的空間，感受土地的氛圍與作家、作品之間的連結。館方若能規劃散步後的小講座，引領觀眾一起探討共時的空間氛圍或



在生活中尋找文豪們的足跡。

歷時的時光脈絡，不止是觀光客，即使是臺灣或臺南在地人，對於腳下的這塊土地，或許可以擁有和過往不同的視野。

### 尋找共有的土地與生活

最近剛結束的臺北文學季特展「耳朵帶路：臺北街道尋聲」，也是類似的概念。從閱讀文本的「看見」，到「聽見」作家眼中的老臺北，文學 X (A)，

括號 (A) 裡可以是飲食，也可以是日常生活用品（電話、鐘錶、文具等）或娛樂設施（百貨／戲院／劇場）、交通工具（火車／飛機）、體育（游泳／棒球／登山）、裝扮（帽子／鞋子／西服）或建築等，從各式各樣的現代人生活事物，去連結這塊土地上的旅行者或生活者的體驗。

拾藏計畫團隊曾經對「轉譯」以及如何透過轉譯進行「藏品行銷」，進行過豐富的討論與明確的



梶井基次郎小說『檸檬』出現的舞台丸善書店，內設咖啡廳「MARUZEN」從小說獲得靈感特製的檸檬慕斯蛋糕。

定義，認為：轉譯主體是藏品介紹，但這樣的介紹並非單一的資訊堆砌，必須具備故事情節，在文類形式上做「轉」換。同時，針對不同的讀者、跨領域的閱讀需求，進行「譯」。「台文天文台」轉譯專欄的作者們，就是在藏品觀測、研究的過程中，成為文學的導遊，幻化成各種角色，開拓不同的路徑，從藏品出發，帶讀者／旅人穿越時間或語言的阻隔，進行一趟時空旅行。

### 俯拾即是的話筒

旅居日本的這段期間，在我逛過的文學館裡，除了手稿遺跡或是文物、書桌、書房的展示外，音聲或飲食等這類不同於傳統文學藏品的展示內容，意外地容易成為亮點。比方說，北海道函館文學館裡的井上光晴展示區，在他珍藏的書籍旁，放了一瓶他愛喝的威士忌「Jonnie Walker」；鹿兒島文學館裡的林芙美子展示區，放著她抄寫法文料理和點餐的法文手稿。這些設計能讓觀眾覺得文學者的日常與一般人沒有太大差異，從而得以拉近文學和觀眾的距離。

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在向田邦子的特展中，重

現她在東京青山家的客廳，展區擺了電話機，拿起話筒，另一端是向田的語音留言。我想起向田在來臺灣玩之前，最後的語音訊息：

我現在出門旅行中，二十五日的深夜會回來，我將留下住宿的聯繫方式，如果有急事可以打電話給我……

向田沒有回來。在鹿兒島文學館二樓的房間裡，我反覆拿起話筒，彷彿在撥電話給一位朋友，話筒另一端還聽得見向田的聲音。她究竟是「在」，還是「不在」？我想，只要還有人拿起話筒，探問、追溯作家的身影，還有人轉譯、引渡作家的作品，向田就會一直「在」吧。

當文學館擔任架橋的角色規劃展覽、企圖連結藏品與參觀者時，儘管「文學」本身可能令人怯步，但透過風景、聲音、飲食或物品等，這些在生活裡俯拾即是「電話筒」，幫忙「接線」過去，朦朧的歷史和文學作品中蘊含的感受，在常民生活空間裡，就成了處處驚艷的「藏」跡。藏品的表情，以及這塊土地上被覆蓋或淡忘的前人足跡，或許也能變得更加清晰。☒